

文選卷第十三

玉澤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鵬鳥賦一首

補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鶴鵠賦一首

物色

善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

文章也

風賦

善曰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向曰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為楚大夫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善曰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

辭而以賦見之王逸楚詞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翰曰蘭臺臺名善曰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謂頃襄王曰

王綰綴蘭臺徐廣曰綰紫也七見切

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者

善本無者字翰曰宋玉景差

皆楚大夫侍者侍於王也颯然風聲也至於王之宮也善曰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王乃披襟而

常之曰使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

銑曰披衣當風使風之涼因言此風我與衆人

共有之邪宋玉對曰此獨大主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

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

濟曰溥徧暢通也言風乃

天地普暢之氣徧通而至貴賤皆及也以宋玉獨爲王風故以此言而折之善曰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爲風風氣無根也

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

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

翰曰枳木名句謂多句曲空穴謂門戶之

穴言木之句曲者其多巢鳥門戶之穴風多從也善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爲枳莊子曰騰猿得

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關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巢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其所託者因也然則氣與風

善本作殊焉向曰雖同風氣字

於清濁亦殊矣善曰王曰決風始安生哉

銑曰問風之所由生也宋玉對曰夫

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良曰蘋水草也善曰莊子曰大塊

水萍也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良曰侵淫風流散兒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

流行谿壑盛於谷之口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

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

囊當此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音戶善曰阿曲也飄忽湖

之類也緣於無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普滂普激風標標怒

銑曰言於山木之間激物為聲善曰溟滂風擊

冰滂普激風標標怒物聲標怒如標之聲說文曰標火飛也俾堯切

聒聒宏雷聲迴穴錯迕

濟曰聒聒聲也迴穴猶急也錯迕交錯也善

十洲記曰立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

也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

殺林莽

濟曰蹙頓稍擊也言風聲如雷急而交錯頓擊木石林莽善

至

其將衰也

善本無至

被麗披離衝孔動捷

音件翰曰衰微也

門也言風之將微輕舉衝穴動門而已

善

眴

渙粲爛離散轉移

善

眴

渙

粲

爛

離

散

轉

移

翰曰昀煥粲爛鮮明兒謂無塵昏四散轉微也移猶微也善曰昀煥粲爛鮮明貌故其清涼雄風則飄忽善本

作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邱萼善本葉而振氣作華

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

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稊徒奚切善楊向曰桂椒新夷稊楊皆木名蕙草芙蓉秦

蘅皆草名邱觸激急也離獵槩皆經歷也言雄風之起凌越翱翔於城水之上而邱觸香木芳草也善曰說文曰邱觸也邱與抵古字通廣雅曰菁華也精與

菁古字通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蘅也又云秦木名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楚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願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

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迴穴衡陵蕭條衆芳然後倘常

佯羊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乃善本得為

大王之風善本有也字良曰歷諸芳草忽上衝衡陵蕭條然散衆芳之氣也翰曰倘佯猶盤旋不定也躋升也言能上升於此者即

大王之風也善曰倘佯猶徘徊也說苑雍門周說故其風中又狀直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

慤慤淅淅言本慤音藥善清涼曾善本欬依既切

言風之吹人涼甚有以至於欬欬善曰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慤慤增欬鄭玄曰慤憂也說文曰慤痛也林寒貌毛萇詩傳曰慤冽寒氣

也清清泠泠愈病析先聖差病而解酒醒善曰清清泠泠清涼

之貌也愈猶差也漢書曰秦草柘發明耳自寧體便人此所謂大

王之雄風善本有也字濟曰發開寧安便利也言能開耳目之

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

之風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塤裸課揚塵銑曰塤忽

皆聞兒言庶人之風忽然於窮巷昏闇而揚塵也善曰窮風起之貌也塤裸

勃鬱鬱煩冤衝孔龍襲門良曰襲入也言亂起衝孔入門善曰勃鬱

動沙塤音謳善本吹死灰駭溷濁揚腐扶餘翰曰塤沙

動沙堆吹其死灰驚亂濁薄之氣揚腐臭也善曰裸鳥目切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因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

人之邪薄入窳牖至於室廬向曰言所入者窳牖室廬而已故其偶也

風中人狀直慄慄胡鬱邑毆驅溫致濕邑憂也言惡風吹人

令人惡亂而憂毆溫氣來令人致濕病善曰慄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惡也言此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慄慄煩濁之貌字林曰慄亂也王逸楚詞注

曰鬱邑而憂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心中心善本作慘感怛

丁生病造熱也素問黃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曰夫寒盛

則生於中瘖目為眦音軫善得目為眦音蔑銑曰眦瘖瘡眦目疾也言能為瘖目之疾善曰

說文曰眦瘖瘡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眦眦瘖瘡也言能為瘖目之疾善曰

生不平致也善曰眦瘖瘡中風人口動兒差與死皆不可卒然而

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眦食也眦瘖也此所謂庶人之雌嗽吮也聲類曰眦大喚也宏麥切獲與嘆古字通

風也良曰雌風卑惡之風

秋興賦并序

潘安仁

善曰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翰曰二毛謂髮始有二白毛善曰十四年晉

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

寓直于散騎之省

向曰寓寄也時岳任中郎將郎將省官故云寄直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充掾

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桓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入答云無省當時殊迂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封昔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玄從之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

蟬冕而龍衣紈綺之士此焉遊處

銑曰閣高故稱連雲深故曰罕曜珥挿也蟬以金為之象蟬也皆侍

中散騎之冠冕也。綺紈貴戚子弟之服也。言此並貴人之遊戲也。善曰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珥猶挿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戲僕野人也。偃息不

過茅屋茂林之下。

善曰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

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談話。

胡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

廁朝列。

翰曰攝官謂承其闕乏也猥曲也廁次也言承乏闕得曲次朝士之列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

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夙

興晏寢匪遑底寧。

翰曰夙早興起晏晚寢卧匪非遑暇底致寧安善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處

壁猶池魚籠鳥而

善本無而

有江湖山數之思於是染翰操

紙慨然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翰曰翰筆操執也慨然不得志見命名也善

曰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

音博 向曰薄迫也言四時代為節序萬物遞相遷迫也

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迴薄

晚見花時更實之時

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濟曰觀花時可明盛衰之理也善感

冬索而春敷

善本有兮字

嗟夏茂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

兮伊人情之美惡

濟曰草木榮悴誠為末事且猶有感況惟人情善惡乎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

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舞賦曰慢末士之翫曲文子曰有榮悴者必末愁悴善本事作士

善乎宋

生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

善本有也字善曰王逸蕭瑟兮

蕭瑟秋聲善曰陰

氣促急風暴疾也

草木搖落

善曰花葉墮落肥潤去也

而變衰

濟曰衰謂草木變而枯槁

也善曰形體

慄慄

栗

濟曰慄慄傷念之兒善曰

若在遠行

善曰遠出

登臨水

善曰升高遠視江河也

送將歸

善曰族親別還故鄉濟

太

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

懷思慕戀徒侶也左氏傳陳轅
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

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

以善本作悼而字近

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

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
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曷

有悲老而哀死古無无死之樂也彼四惑之疾

善本
作疲心兮遭一塗其

善本
作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
良

善本
作諒
無愁而不盡

翰曰四
感謂遠

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感憂疾病也言四憂可以爲心病也一途難忍謂愁也言秋時旣哀故云無忘不盡善曰毛詩曰旣往旣來使我心疚鄭立曰疚病也

野有歸鷺

善本
作燕

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

殯良曰隼鷹

也秋則搏擊氛秋氣也興起隕落也
通呼曰隼一曰鷃春化爲布穀文子

善曰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鷺擊之鳥
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杜預左氏傳注

曰氛氣也鄭玄毛詩箋
曰木葉槁得風乃落

於時善本作是

乃屏輕箠。

甲所釋纖絺藉苧

相若。御檢衣。

向曰簑扇也。絺葛也。秋氣飢寒，弁而不用藉鋪也。夢葛蒲席也。言將鋪而處之，御服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冬不用簑，非愛簑也。清有餘也。高誘曰：簑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纖細也。絺，細葛也。鄭玄毛詩箋曰：夢，小蒲席也。說文曰：葛，蒲子以爲華蓆也。又曰：拾衣，無絮也。

庭樹撼革，以灑落。勁風戾而吹帷。

濟曰：撼，葉落兒戾至也。謂葉以

灑落勁疾之貌。風至而吹帷，慢也。蟬，嘒嘒，呼以寒吟。善本有：鴈飄飄，

而南飛。

濟曰：嘒嘒，蟬聲也。飄飄，飛兒。善曰：毛詩曰：苑彼柳斯，鳴蜩嘒嘒。善曰：毛詩曰：鴈，雖雖而南游。

天

是光朗以彌高。

善本有：日悠陽而浸微。

銑曰：是，朗也。天高兒悠，陽謂日寒而微也。善曰：言秋

日天氣高朗，是朗明貌。悠，陽日入貌。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何微陽之短晷。

善曰：言秋

覺見涼夜

之方永。

銑曰：短晷，謂日景已短。覺其夜長。善曰：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曰：夏之日，冬之夜。毛萇曰：言長也。

月朧東。

朧東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

良曰：朧，朧月初出兒。淒，清寒露兒。善曰：埤蒼曰：朧，朧欲

明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

良曰：熠燿，螢也。粲，明也。蟋蟀，秋蟲。至秋寒

善曰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磷也磷螢火

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毛萇曰蟋蟀蜚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蜉也一曰熠夜腐

草爲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蜚初秋德唯鳥之晨今善本有夕流

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之嬾婦也耳離鴻之晨必吟兮字 三

太之。余景。翰曰：流火，心星也。秋，心星西下，將沒，故有餘景也。宵，火也。

火之食也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大火也流下也

蜀展轉於華省。翰曰宵夜也耿介執節守度也展轉反

不制兮獵萬車方圭以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

守度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吾寺戒之酒五石五石人力无レ免レ山へ而目自カリ

憂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小月方之迨盪兮惴惴音省

濟曰適終也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適盡毛萇詩傳曰適終也廣雅妊多實

曰適急也列子曰師曠悅首而聽之曾子曰君子旦就業夕而自省也王長房

書本作影久承并入巧素髮風以垂須濟曰斑謂黑白雜言悟

虎四糾切。子台。言易。立。子。零。歲之終。慨然自省。乃見。

斑白之髮或承冕或垂領也彪髮下垂兒素白也善曰服虔曰俗文曰髮垂

而髡說文曰白黑髮雜而髡字林亦同周禮曰士弁服自虎通曰皮弁冠名

印羣鶴之免軌兮攀雲翼以遨遊登春臺之熙熙

仙去。仙之遊身。變幻無窮。此遊身之四。四

善本有耳金沼之頤頤舌鼎反善本作燭燭朝曰羣僂謂蟬冕綺紱

今字王全豹之徒也仰其逸迹自謂攀於雲漢也老子云與

人熙熙如登春臺志有欲也如此皆謂珥金貂之徒類類光明貞善曰高閣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雋自致高遠老子曰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

臺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與服荀趣捨善本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廣雅曰炯炯光也

字之殊途今庸詎識其躁靜銑曰苟且也趣謂求榮利之人也捨謂不取者也言此二者殊途也

庸詎猶何能識其動靜哉善曰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司馬彪曰庸猶何

用也老子曰動為聞至人之休風今齊天地於一指銑曰至人謂輕根靜為躁君

有休美之風齊猶等也一指謂以我指喻彼人指以彼人指喻我指其理固齊矣以天喻地其理亦同故云一指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

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

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之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

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

而入死

良曰彼謂榮利人也言以榮利為安而忘危也生謂精氣也言貪欲出精氣是入死也貪欲之人固執而入死也善曰周易曰安

不怠危存不怠云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始於行投趾於空跡兮

殆不踐而獲底闕

掘

側足

以及泉

今雖猴猿而不履

濟

富貴之人如投足於一跡之地為危殆也且不踐其位是得安全之致也言留

側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猿之捷豈能履哉言其危也善曰言人之行投趾

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猿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

地非不廣且大也六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整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龜

祀骨於宗祧兮思友身於綠水

向曰神龜見殺致骨宗廟而祀

之貴則貴矣思友綠水不可得

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賤亦難矣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

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塗乎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且

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賤亦難矣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

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塗乎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斂衽如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

向曰衽衣襟也紱綬也言斂衽綬衣榮利以自激厲

也善曰衽襟也字林曰紱綬也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

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向曰臯澤也言耕於沃壤之地得輸稅餘自供也

善曰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籍奏

記曰將耕東臯之隄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也

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涇

湍流菊草也揚芳謂楊香氣也涇亦水崖也善曰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

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長

切善本之演演

匹裔反良曰澡浴也涓涓水流兒游鯈小魚也演演游行兒善曰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

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演演遊

貌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

濟曰逍遙散逸兒阿山曲也放曠謂無拘束也

人間世謂在人間而無世事善曰莊子有逍遙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爲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

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銑曰優游

自樂可以終其天年而已 善曰家語孔子歌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約歲也

雪賦

善曰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皁也水下遇寒而凝皁皁然
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銑曰沈約宋書云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
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為司徒彭城王法

曹作此賦以高麗見奇之善曰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人
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
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
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

寒風積愁雲蔽
向曰暮盡昏冥積厚也愁雲陰
雲也 善曰毛詩曰歲亦暮上

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白日午昏冥也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傳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班婕妤好擣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
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
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 梁王不悅遊於兔園 向曰假設主客以為辭
兔園則梁孝王苑名
善曰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乃置酒命賓友

召鄒生延枚叟

翰曰言置酒命賓朋也鄒鄒陽枚枚臯召延皆招屈之稱
善曰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為弘農

都尉云相如末至居客之右良曰司馬相如也末至謂後至也言文章之

官游梁相如末至居客之右善曰漢書曰相如客游

梁又曰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良曰俄而猶少間也霰

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銑曰北風

雨雪也王乃感事以歌也善曰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授簡於司馬大夫

銑曰簡牘也所以書之者授謂與相如稱大夫者美之善曰言大夫尊之也

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莫侯色初稱為寡人賦之銑曰梁

也言抽子深秘之恩妍美之辭齊其容色量其所稱為寡人賦之侔齊揣量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說文曰揣量也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

孤寡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翰曰逡巡而揖敬王命也善

巡北面再拜也廣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濟曰

雅曰逡巡却退也雪宮剡縣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在齊故云建東國雪山在西域冬夏有雪峙峻也善曰孟子曰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剡縣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收

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

良曰岐周所居也文王名昌發詠謂詩云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時國中大雪人凍作黃竹歌三章以哀之善曰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

姓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負閔寒乃宿於黃竹曹

風以麻衣比色楚謡以幽蘭儷曲

銑曰詩曹風云麻衣如雪儷偶也郢人能歌白雪之

曲郢楚邑名善曰毛詩曹風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授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

也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

麗於陰德向曰隱公之時

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也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徵沴不和之氣善曰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爲大雪毛萇詩傳曰豐年之冬必

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在不和意也春秋潛潭霸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

威宋均曰雪爲陰臣道也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

升濟曰美雪之德請言其初也玄律窮十二月也嚴氣寒氣也升上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于紀又曰孟冬之月天地始肅鄭玄

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
候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
焦溪涸 護**暘** 善本作谷

疑 銑曰焦溪溪名暘谷日所出也涸凝冰皆水凍也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
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

有紫山東有一水冬**火井滅溫泉** 冰 銑曰蜀郡有火井中常自出火溫
夏常溫因名湯谷也

曰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
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鴻門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

賦曰遂適驪**沸潭無涌炎風不興** 翰曰季子廟前有沸潭 善曰酈
山觀溫泉

孰又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齒外
常有火風夏日則蒸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

一曰**北戶墜扉裸** 胡壤垂繒 翰曰北戶向北之戶也墜泥也裸
融風

為涌北戶加泥以避寒不衣之俗亦垂繒帛也 善曰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
墜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墜塗也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林

曰繒帛也**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 善本掩日 翰曰
惣名也

霞 向曰朔漠北方流沙也言風起飛沙連積氛靄韜掩霞日也 善曰淮南
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大澤之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何休

曰河海興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
曄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朝漢既定揚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礫文字集略
曰靄雲狀又曰靄亦靄也毛萇詩傳曰靄蘇漸歷瀝而先集雪紛糅
掩覆也於儼切杜預左氏傳韜藏也

女而遂多良曰靄微雪也浙瀝細下貌糅雜也細者先下後遂紛雜而多
又善曰韓詩曰先集惟靄薛君曰靄霰也音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

集洪靄之浙瀝煥摧磊以繹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氤氲

蕭索藹藹浮浮漉漉筆苗奕奕濟曰皆飄流往來繁密之貌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氤氲盛貌毛詩曰雨

雪浮浮又曰雨雪漉漉廣雅曰藹藹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而冒棟終

開廉而入隙翰曰開猶度也隙壁穴也言雪之飛散委積於夢棟而經過
於壁穴善曰杜預曰夢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傳曰冒覆

也字林云隙壁隙孔初便娟於墀無末榮盈於帷席銑曰便娟榮

貌廡屋帷幔也善曰便娟榮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嫋娟脩既因方而

竹王逸曰嫋娟好貌談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既因方而
為珪亦遇圓而成璧銑曰珪方昭隰則萬頃同縞臆山

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遠似連璐

音路 向曰縞白也

臺道如累壁連玉 善曰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築臺是曰重壁之臺劉公幹清虛賦曰蹈琳珉之塗然即達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

庭列瑤階林挺瓊樹

良曰階樹盡如瓊瑤矣瓊瑤玉名 善曰瑤階玉階也瓊亦玉也瓊樹恐悞也莊子曰南方積石千

里樹名皓鶴奪鮮白鵲失素紈袖慙冶玉顏掩嫫

戶故反 濟

紈素練也玉顏訓美人顏如玉也嫫美也言此等雖白對雪故皆慙失其鮮美也 善曰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

白白鵲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鵲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嫫與嫫同嫫好貌

若乃積

雪善本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曜

善本作照崑山

翰曰崑山玉山也燭龍崑山神也常銜燭以照其中言積雪未銷白日鮮明光色爛然燭耀崑山之玉也 善曰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

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

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

爾其流滴垂冰綠

雷承隅。榮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向曰馮夷河伯也蚌水蟲也內含明珠河伯剖而列之光

明粲然流滴垂冰有如此矣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

帝署爲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爲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至夫繽紛繁霧務之貌皓

汗皎善本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

轉而無窮羌難得而備知銑曰勢狀既多若乃申娛玩之無

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良曰觸擊楹柱

也幌窓簾也善曰包氏論語注曰梳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酌湘吳之醇酎御

狐貉之兼衣濟曰湘吳出酎酒也御著也狐貉皮裘也謂兼衣著之酎三釀酒也善曰吳錄曰湘川鄴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

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

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對庭鷗之雙舞

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嶺又加裘而兼衣

瞻雲鴈之孤飛

韓曰鷓鴣也。鴈，時屬見也。雲鴈孤飛，謂惠連仕彭城王，離其家親以喻也。善曰：西京雜記曰：公孫乘

月賦曰：鷓鴣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

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

善本無上二句。

踐霜雲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

手而同歸。

向曰：枝葉喻兄弟也。惠連累踐霜雲，與兄弟相違，馳念千里，願與之同歸。善曰：杜篤衆瑞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

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懣

莫然。心服，有懷妍唱，苟接末曲。於是乃

作而賦積雪之歌。

銑曰：懣，悶也。鄒陽聞其辭，悶然心服，之思其妍美，以爲唱和。接賦之末而起歌積雪焉。善曰：

莊子曰：子貢懣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懣，煩也。蒼頡曰：悶也。

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

綺衾兮坐芳褥。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

翰曰：披，開幄帳，援引燎燒薰香也。桂酒，以桂投酒中取香也。清曲，妙音也。善曰：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

薰火煙上出也。字從黑。

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旣揚兮酒旣陳，朱

頽醺兮思自親

濟曰醺著也謂佳人醉而著赤色也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醺王逸曰醺著也面著赤色徒何切

願低帷以暎枕念禠

直紙切善

珮而解

善本作申善曰昵近也禠奪

禠字紉衣也孔安國論語

注曰紳大帶也

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

雪豈鮮輝

善本

於陽春

銑曰鮮寡也言雪之光輝豈寡於陽春善曰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

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

銑曰繹理扼把也言王尋繹吟翫把腕以美其詞使枚叔為亂以繼之善曰毛萇詩傳曰繹忱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

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亂者理也惣理一賦之終也

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

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

向曰羽王雖白或輕或貞不如此雪能與時盛衰善曰

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白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

子以為三白之性同因時興滅言隨時行藏也

玄陰凝不昧其絜太陽耀

善本作曜字

不固

其節

翰曰不隨玄陰而昧者實正也既耀不守節者知退也善曰節蔡邕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結零雨集之溱溱正曆曰日太陽也

豈我名繫豈我身憑雲升降從風飄零

良曰此言貞節之道亦因時行息也憑依

也謂上下飄落皆依從風雲而已

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汗隨洙成縱

心皓然何慮何營

銑曰任物像形因事成立皓然與天地合德何思慮營為之有焉善曰任猶因也汚猶相淶

汚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立嚴平頌

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

善曰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

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

向曰沈約宋書云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也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

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夏多暇

翰曰陳王曹植也應場劉植並魏才子言二子初喪亡植惜其才端然憂愁以

多閑暇此皆假設以為辭善曰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場劉植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

者其出入不遠綠苔生閣芳塵凝榭良曰不遊從故苔生於閣塵凝於榭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

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疎耶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悄悄焉疾懷弗善本作怡怡

中夜銑曰悄悄憂也言心憂病其懷不悅至於半夜善曰毛詩曰憂心悄悄悄悄憂貌爾雅曰疚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

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向曰路有蘭苑有桂者也清肅皆靜也寒

山秋坂並苑中山坂也謂車騰風吹弭蓋而上也善曰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逕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琨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

王逸楚辭騷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

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翰曰濬深崇高也秋時天漢西南斜遠於左界陸道也謂日在北道接虛危之次躔

次也。善曰：大戴禮曰：十月，漢案戶。漢，大度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

殷勤陳篇。良曰：曖，猶滿也。沈吟，殷勤習思之深也。齊章，陳篇謂將作文章也。善曰：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林。楚辭曰：意

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又陳風曰：月出皦皦兮，佼人僚兮。抽毫進牘，以命仲宣。

濟曰：毫，筆牘書版假言仲宣以序情。善曰：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藹然。說文曰：牘，書版也。仲宣跪而稱

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良曰：跪拜鄙邊也。自言東邊幽賤孤介之類曰：跪跼也。跼，奇几切。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昧，道惜。莫學

昧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昧，道惜。贈學

孤奉明恩。明王之恩。善曰：說文曰：懵，目不明也。臣聞沈潛，既義高

明。既經，濟曰：沈潛，地故稱義高。明天故稱經。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

禮天之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翰曰：日月陰陽之精也。善曰：春秋說地之義。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辨終備曰日之

於東沼嗣若英於

翰曰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月盛於東可代日之明故云擅也月生於西可繼於日之曜故云嗣也英木花也冥闇也善曰扶光扶桑之

光也東沼湯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壇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夾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翰曰玄兔有十日狀如蓮華

翰曰玄兔
月中有

兔象故以名焉娥羿妻常娥也竊藥奔月因以爲名月色白故云素娥言照耀帝王之臺右妃之庭善曰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春

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論語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

微宮也春秋元命
苞曰太微爲天庭
月朏尼朏他朏敬朏言朏關朏出朏斐鬼示冲向曰月朔見東方曰朏
晦見西方曰朏言視此

警策君王之闕德也朏盛明也魄初出地明生得宜以示人君謙沖也善曰說文曰朏朔而月見東方縮朏然朏晦而月見西方也朏月未成光魄月始生

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臨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王侯奢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朏則王侯肅鄭玄曰朏條達行疾貌也警闕謂朏朏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朏朏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

順辰通燭從星

澤風銑曰月順十二辰而行以通照天下星謂箕畢也澤雨也月行失道行

曰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增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澤則雨也增

華台室揚彩軒宮銑曰台三台星軒宮軒轅之宮也言增華彩於此善曰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也齊色則君委照而吳業昌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

淪精而漢道融融月入懷而生元帝謂淪委其精以昌吳漢融亦昌也

善曰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若夫氣

霽才地表雲斂天末濟曰霽止也氣止雲斂言晴善曰說文洞庭始

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

悠悠降澄暉之藹藹

良曰楚詞云洞庭波兮木葉下山頂曰椒瀨水石之急也言秋天清迴月光益明也

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

曰望中庭之藹藹

列宿掩綰

長河韜映

向曰綰繫彩也月盛明時列星天河皆韜掩光彩也

曰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綰繫采飾也毛詩曰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

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

觀霜縞周除冰淨

銑曰柔祇地也圓靈天也言月之光彩照地如凝雪照天如水鏡觀宇庭除皆如霜冰之潔也縞白也

善曰柔祇地也圓靈天也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說文曰除殿陛也

君主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

舞弛清縣

濟曰弛廢也縣軒懸也厭晝日之賞樂其夜宴去妙舞廢軒懸之樂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賦曰磬襄

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

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玉成韻

良曰去燈燭之所就於月殿并進琴酒

成音韻 善曰篁竹叢生也風篁風吹篁也

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

胡管之秋引

向曰聆聽也。皋禽鶴也。胡管謂北胡之笙也。言親近懿戚皆不相從。羈客孤子迭為進見而聽皋鶴胡笛之聲。

善曰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懿美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詩曰鶴鳴九皋皋禽鶴也。枹

朴子曰岐槩獨立而皋禽之響振也。胡管羌笛也。於是絲桐練響音音

容選和

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選音和也。善曰絃桐琴也。埤

為絃吳瑛事賦曰察其風采揀其徘徊房露惆悵陽阿。阿皆曲名。徘徊

反側兒惆悵悲哀兒恨此曲不與知音同聞也。善曰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

聲林虛籟淪池滅波

濟曰謂風止林籟虛而不鳴。淪文也。池水波文皆滅也。善曰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籟管虛

淪池而大波滅。索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子游曰夫

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

紆軫其何託愬

素皓月而長歌

良曰愬向也。言情紆曲軫痛無所依託。但向皓月而長歌。善

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王逸曰紆軫痛也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萇曰愬鄉之也歌曰美人邁兮音塵

闕隔千里兮共明月銑曰美人以喻君子也邁行也君子行去音信復闕隔絕千里共此明月而已千里蓋言君子遠也

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臨風

歎兮將焉善本作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向曰臨風歎息不止以思見君子但川路長遠不可踰越

善曰楚辭曰臨風恍兮浩歌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善曰

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又稱歌曰月既沒

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霜露善本作人

衣翰曰晞乾也言明月既沒露澤漸乾歲晚未知所從歸也佳期喻君子微霜喻讒人謂君子可還退不仕恐讒言將及人也善曰楚辭曰歲既晏

兮孰與歸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陳王曰善乃命執事

獻壽薦善本作薦璧斲珮玉音復之無斲濟曰言王善其詞賦故命執事令獻壽進璧於仲宣

也恭敬佩帶反覆無厭厭厭也 善曰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有周無斃爾雅曰斃斃也

鳥獸

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

并序

賈誼

向曰漢書云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誦詩屬文漢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之屬害之天子疎誼為長沙王傳時

有鵬鳥入室巢其承塵而鳴俗云此鳥入人家主人當死作此賦齊死生以自寬也 善曰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

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傳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鱗矯沖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槐庭虛離謗鼓爰傳卑土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玆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

誼為長沙王傳

善曰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拜為梁王傳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

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爰唐姬無寵故王卑濕國

三年有鵬鳥飛

入詎舍止於坐隅鵬似鴉妖不祥鳥也

齊曰祥善也鵬鴉皆不善之鳥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

鳥小如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詎既以謫居長沙

善本又有長沙字

卑濕詎

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良曰謫責也天子責之使居長沙卑濕之地廣

猶寬也韋昭曰謫譴也善曰自廣自寬也

其辭曰

單閼

鳥葛

之歲

善本有四月孟夏

翰曰太歲在卯為單閼太歲在卯曰單閼徐廣曰文帝六年歲

善曰爾雅曰

在丁卯庚子日斜

善本有

鵬集余舍

向曰斜謂日晚李奇曰日西斜時也

止于坐隅

善本

有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銑曰隅坐角也貌鵬鳥容貌閑暇不驚也異物

則鵬也萃集也私心怪其何故也李奇曰閑暇不驚恐也萃集也

發書占之

善本有

讖言其度曰野鳥

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

向曰發徵驗之書言怪異之度于鵬謂問鵬焉善曰說

文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洛所出書曰讖讖千鵬鳥也吉乎告我以凶言其火淹速之度兮語

余其期齊曰問鵬鳥有告事當告我有凶事當言其災咎也淹遲速疾也言遲速之度語我長短之期善曰淹遲也速疾也謂死生之遲疾也

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良曰以歎息請對

之事以對也曰善本無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鳥活流而遷兮

或推而還翰曰言萬物變化遷轉反覆無定善曰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鵬冠子曰固無休息如淳曰幹轉也善曰鵬冠子曰幹流

遷徙固無休息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音蟪蟪銑曰轉授也言形氣相授與如

相傳與也如蜩蟬之蛻勿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向曰勿穆深微也

理不可盡能備舉其言也善曰勿穆不可分別也顏監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銑曰倚因也禍因福生是禍伏匿於福中善曰鵬冠子曰禍

過責已脩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真妄吾取明門兮吉凶同域明必有憂

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而禍來也

憂喜吉凶如身影之相隨故云聚門同域 善曰鵲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亦聚也董仲舒云吊者在門慶者在廬今言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

域彼吳疆大方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勾踐古侯踐霸朝良曰吳王夫差

破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山吳自謂彊盛後卒為越王勾踐敗而滅之以成霸業 善曰鵲冠子曰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

霸世史記曰越王勾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且死

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已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

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卑辭厚禮而身以之事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

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敢告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

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乃自蔽斯遊遂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

成方卒被五刑翰曰李斯西游秦取相位是成功後為趙高所讒卒被五刑而死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

趙高所讒身被五刑傳說胥靡方乃相武丁濟曰胥靡刑名傳說代人為刑也武丁殷王名求之以為相 善曰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

曰夫道傳說得太禍之與福兮何以糾糾向曰糾纏言禍福相糾纏亦

之以相武丁如之字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纏索命不

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善曰鶡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纏也可說兮孰知其極

河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水激則悍本戶但切善兮太激則遠萬

物回薄兮震振善本作盪相轉翰曰水矢以飛流不閤為通利若觸

激而至於福因福之激而至於禍回薄震盪相轉無常善曰言矢飛水流各

有常度為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烏有常則乎鶡冠子曰水激則悍

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良曰禍福相

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降紛錯不止善曰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太鈞播物兮塊明北無

垠良曰鈞輪也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塊北無涯際也如淳曰陶者作器

垠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北非有

限齊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濟曰言天之與道其理深遠不可預為思慮謀度也善曰鵷

冠子曰天不可預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翰曰言命有遲速何能知其時哉善曰鵷

子曰遲速止息必小參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

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善本有安有常則喻鑪也工巧人

也言以天地造化陶鑄萬物合而成形散而歸無形自無生自形出消息之理

安有常哉善曰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

而不可哉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為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生散為死鵷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

銑曰變化反覆無始無終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

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忽然為

又兮何足控搏

音團

濟曰變化遷轉偶而為人何足引持以自矜惜

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揣晉灼曰許慎

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己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曰英布傳云

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晉灼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

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搏為量義我以失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由

史記揣作搏字如淳孟康義為是也 善曰 鵲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搏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良曰言人死化為異物此造化之常何足以為患 善曰患音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

無方皆小智自私自利今賤彼貴我 良曰小智惠之人自私自愛其已賤於異物也 萬物獨貴我之為人也善曰列子曰

小智自私自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達人大觀兮物無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鵲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

不可 子朝曰通達之人以理觀之萬物不殊於己故云物無不可 善曰鵲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

無物 不可 貪夫徇財 善本有 烈士徇名 向曰屈身從物曰徇 善曰列子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 殉者死權兮品庶每生 銑曰自矜夸

營也 贊曰曲身從物曰殉 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 其各者死於權利也每貪也眾品皆貪貪生惡死 善曰鵲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

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 怵忒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濟曰俗人怵惕而迫利或趨西東而不自安

西趨 利也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 也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然迫迫貧賤也東

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也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然迫迫貧賤也東

利也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

良曰言至人不曲私於身意與變化齊同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之拘束也善曰文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翰曰至人能遺去物累與道俱行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

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鵲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衆人或或善本作惑惑字兮好惡

積德向曰或或猶東西也衆人趨利東西有好惡積德言多也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善曰鵲冠子曰衆人或惑惑迫於嗜慾

真人恬漠兮猶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叶韻

銑曰至真之人其性靜漠絕去人事與道遊息離智慮遺形體超然如喪忘其形體耳善曰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道德之至也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

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

乎我悲人之自喪寥廓忽荒上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

抵遲則止良曰寥廓忽荒言空無著也言真人無著與道同翱翔而已亦猶木之浮水行止隨流也抵小洲也善曰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鵲冠子曰與道翱翔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張宴曰抵水中小洲也抵或爲坎又曰易伏明則仕險難則隱善曰鵲冠

子曰乘縱軀委命善本不私與已翰曰委身命與萬物同不私愛也

來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向曰生為浮寄死乃休息善善曰鵲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

若深淵善本作泉字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銑曰深淵無波散舟任運真人用心不搖

動無趣向亦似之也善曰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不以生故自寶今

養空而浮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

累兮木ッシ知命不真愛良曰有德之人無災累又知天命何憂患哉善曰莊

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細故子苑風曰願聞德人淳芒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

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細故蒂芥良曰細

之人也蒂芥怵惕也言小狹之人怵惕於災變何足與言疑滯之事乎善曰鵲冠

鸚鵡賦

井序善曰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鸚青羽亦喙

莫口切

禰正平

銑曰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曹操欲見之衡初不肯往操忿以才名不忍殺送與劉表後悔慢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尤善之後竟為祖所殺時年二十有六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悔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

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

曰禰處士

銑曰舉酒勸酒也處士隱者之稱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今日無用娛賓

良曰

無諸戲弄以用娛樂賓客

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

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向曰使四坐之人觀衡之文詞以為榮也

善曰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

之明暉

善本作暉字 翰曰鸚鵡出西域黃山也靈異也挺特也出自然靈異之姿容西方金也質寄於西故云體金精也朱鳥南方火也

鳥皆稟之故云含火德也

善曰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

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紫

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殷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

性辯惠而能

言今才聰明以識機

善曰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弼周易注曰機者事之微也

故其嬉

遊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

翠衿采采麗容皎皎

交好音

良曰嬉戲峙立也紺青色趾足也綠衣謂毛綠色脅前翠色故云翠

衿咬咬鳥聲

善曰說文曰嬉樂也峙立也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韓詩曰采

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咬咬鳥鳴也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雖同族於羽毛故

善本作固字

殊智而異心配鸞鳥皇之

善本作而字等

美焉比翼

善本作德字

於眾禽於是美芳聲之遠暢偉靈表

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禮詔伯益於流沙

向曰心習異於家鳥也可以匹鸞鳥

鳳皇之美銑曰偉美也謂美其聲音儀表可以嘉善乃命山澤之官求之於隴坻流沙也虞人伯益山澤之官隴坂名流沙地名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

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跨崑崙而播弋

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且之所加

翰曰跨度也言度擬

崑崙雲霓之高以張羅弋也網維雖廣所中者不過網之一目善曰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

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迫

善本作逼字

之不畏撫之不驚能

善本作寧字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

向曰植生也言能守生故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逆於

人以喪其生善曰鸛鳥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鸛冠子曰迫之不懼足以知勇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

故獻全者

受賞

善本有而字

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

閉以彫籠翦其翅羽

良曰傷肌謂傷鳥肌肉者則被刑戮歸窮言此鳥迫委性命於人也籠閉鳥器也彫彫飾也

善曰委命已見上文禮記曰離羣索居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鳥之有乎然龍所以盛鳥說文曰翅翼也流飄萬里崎

去奇區驅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濟曰崎嶇傾側兒言飄流遠來涉越岷山邊障載經冬夏

善曰岷蒼君曰崎嶇不平也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有一曰障亭障也女

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

羈旅翰曰比衡為曹操所迫故寄詞遣情女適人臣事上若逢禍患亦棲遲羈旅也善曰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

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郅都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也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羈旅已見上文矧禽鳥

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

本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銑曰矧況擾柔也沉鳥微賤能順柔安處也自度體陋而又腥臊不

堪鼎俎之器應不至被害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毛詩曰

予忖度之國語曰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

之險戲

善本作嶷字平聲良曰祿命天命也其天命衰薄奚何也何期如此遭時險難

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險戲王逸曰險戲顛危也

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

濟曰豈自發問也豈為言語以階禍亂邪將復為事不密以致危邪

身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

翰曰伉儷夫婦也善曰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

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匪餘年之足惜慙眾雛之無

知向曰言此餘命不足憐慙其眾雛未有所識也

善曰背蠻夷之下

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

向曰名聲

名也實所能也取其才能無異不副聲名

善曰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賓

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愆思故每言而稱斯

銑曰西都西京也今於此愛西京沃壤是知苦樂異宜也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言感彼鳥馬之懷代越而鸚鵡思西歸故每言長安樂是也

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斯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良曰少昊西方帝也蓐收典秋之神整轡御秋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嚴霜初降涼風蕭肅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

淒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顚濟曰言秋風動長吟哀鳴思彼羣遊其聲激切容兒顛顚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毛詩曰哀鳴嗷嗷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答賓戲曰夕而顛顚也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

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歔翰曰放臣謂得罪見逐遠國者棄妻謂夫放之歔歔

悲也善曰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墜也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辭注曰歔歔啼聲感平生之遊處兮若

堙喧篴虎持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向曰感平生雌雄遊

處如堙篴相須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若胡越異域矣堙篴並樂器相和者也胡在北越在南言遠也善曰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

吹堙仲氏吹篴毛萇曰上曰堙竹曰篴淮南子曰白異者視之下瞻胡越也高誘曰胡越言遠順籠檻以俯仰開戶牖

曰白異者視之下瞻胡越也高誘曰胡越言遠順籠檻以俯仰開戶牖

以踣知躄躄將飛兒善曰說文曰隴房室之踣也想崑山之高峻善本作思

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楯穿壁以為牕也韓詩曰搔首踣躄薛君曰踣躄躄也

鄧林之扶踣善本作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

歸而弗果徒怨善本作毒於一隅翰曰思遊山林顧其翼之殘毀

隅方也善曰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踣韓詩外傳葦桑曰夫

為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毛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

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良曰且盡心所事豈敢背惠忘其初始也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輕鄙之微命

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

於既往庶彌夕而不渝良曰託命委身當守死報德盡辭效愚恃其盛恩既過庶其遠久而不變也善

曰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遷書曰効其癡愚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鷦鷯賦

井序 善曰毛詩曰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
微小黃雀也鷦音焦鷯音遼又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

即鷦鷯也自關而東謂之工雀
又云女二十云巧婦又云女匠

張茂先

銑曰晉書云張華字茂先太原范陽人也好六義博
覽墳典為太常博士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

感作鷦鷯賦以此鳥小而能安也後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
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鷦
鷯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

善本有也字

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

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良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生養也言翔集
於此養生之理足也 善曰漢書音義應

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
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易以化成生也

色淺體陋不

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濟曰言已色淺惡形體醜陋既居處卑
下故物無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高

節厲行物繫滋族類乘

居匹遊

向曰四馬曰乘言族類滋繁故居
必乘遊乃匹也 善曰列女傳姜

莫之害

右曰睢鳩之鳥猶未善本作彼就鳥就鸚鵡鴻昆鴻嘗見其乘居而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自得也

孔雀翡翠

善曰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雛說文曰鷩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鷩鷩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鳥黑色多力鷩狀如鶴而文

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異物志曰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

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翰曰赤霄至高也絕垠至遠也言大

鳥等或生絕遠或能冲天觜距之利足以自衛護也善曰絕垠天邊之地也

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塞門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

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冲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觜距為刀鉞然皆負

矰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也銑曰鷩鷩可以贄而鷩鷩可以食孔雀翡翠可以飾皆以有用

於人而負矰纓繳以為鷩鷩無患也善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

有微而可以喻大銑曰喻大謂以人可以退身守愚以保其生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濟曰播布種類也善曰易注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

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禽今亦攝生而受氣翰曰攝養也善曰老子曰善攝生者育翩

翺許之陋體今無玄黃以自貴良曰育養也翩翺小飛兒陋小也言毛羽無玄黃之色可貴

善曰字林曰翩疾飛也說文曰翺小飛也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向曰毛不可飾

器肉不為俎豆之實善曰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為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鷹鷂之過

猶俄翼兮善本無尚何懼於罍衡尉音尉尉銑曰俄傾也

翼而過罍罍小網善曰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鷂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貌罍罍皆網也

醫鳥蒼會蒙龍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翕翰曰醫蒼

蒿草密兒飄颺高飛兒翕翕習急疾兒言遊集不過蒿草飛翔不高不疾也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樹蒙籠翕習成貌其居易容

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立濟曰粒米也言小而易容給也善

曰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栖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

榮莊蘭良曰爾雅曰盤樂也是處可栖故無滯悶是處可榮故動翼而

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向曰不澤處故易安逸任命順

已見上文淮南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以智不懷寶

以賈古害今不飾求以招累向曰懷寶者人必害而取之如以寶

以毛彩自飾故不招其累也善曰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

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

求之弗獻既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其害杜預曰賈賣也善本作靜守性約字而不矜動

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濟曰言能守

動不煩趣任自然資用不為人詐偽所誘善曰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

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而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

觜距鵠路鳥逸

善本作軼字

於雲際

良曰鵠二鳥以觜距之大肌肉之充皆為人所取

善曰穆天子傳曰

青鵠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鵠亦能食麋鹿山海經曰煇諸之山多鵠郭璞曰以雉而大青色有角鬬死乃止出上黨言因觜距而為人所用地

鵠

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

而增折

翰曰孔雀翡翠晨鳧皆鳥名言其藏竄幽險遠裔之處

善曰說苑

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死徒銜

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

翰曰咸以肌肉羽毛可用無罪為人所斃斃賦曰弱骨豐肌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矰繳抱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

以避繳然終為時人所殺

善曰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矰繳抱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

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為世大戮

蒼鷹執鳥而受紕

音薛善本

鵠武

惠而入籠

濟曰鷙猛也紕係也

善曰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逸楚辭注曰縲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

屈猛志以服養塊對幽繫於九重

濟曰猛志謂鷹鳥性也言屈志從服養也塊獨也

言獨幽繁九重謂君門也善曰淮南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

子曰塊然獨與楚辭曰君之門兮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

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向曰鸚鵡變音聲以順人之旨趣摧羽翮

以為人用也鍾岱二山名出鷹隴坻出鸚鵡言戀慕所遊之林松也善曰鍾

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

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

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善曰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

從容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海鳥鷄表鵠居避風

而至翰曰鷄鵠避風於魯門臧文仲祭以鐘鼓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

災是歲海條支善本作巨雀踰嶺自致良曰條支國名漢時貢大雀

多大風善曰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提挈手萬里飄飄逼畏善曰漢書曰左提

鳥善曰漢書曰左提提挈手萬里飄飄逼畏善曰漢書曰左提

右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善本有陰陽陶丞萬品

區濟曰體大鷄鵠也形瓌謂巨雀也善曰巨細舛錯種繁類殊

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蒸氣出貌

鷦鷯巢於蚊睫

接

大鵬彌乎天隅

向曰舛錯不齊也言大小不齊種類雖繁其類各殊也鷦鷯

螟微蟲也巢於蚊子之睫鵬大鵬其翼滿於天之一隅也

善曰晏子春秋景

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

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鷯莊子曰北溟有將以上方不足善本有下

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比有餘血晉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其小太之所如鵬鳥下比

鷦鷯也徧天壤遠觀之大小好惡竟不知其所從也善曰莊子曰長者不為

有餘短者不為不足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

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而

差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第十三